

新起点丛书

印度文化奇观

东方文明可以说是博大精深，

东方文明演义让你品味无可比拟的东方魅力。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研究所 / 编



KD00400758

远方出版社

新起点丛书

印度文化奇观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远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月霞

封面设计:杨 静

新起点丛书
印度文化奇观

编 者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研究所
出 版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邮 编	010010
发 行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江箭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版 次	2005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张	528
字 数	3000 千
印 数	3000
标准书号	ISBN 7-80595-988-9/G·349
总 定 价	1320.00 元(共 100 册)

远方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远方版图书,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

前言

古人有“书中自有黄金屋”之说。朱熹也曾经指出，“读书百遍，其义自见”。杜甫所提倡的“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等，无不强调了多读书广集益的好处。而纵观古今中外的成功者，没有谁不在青少年时代有一段如痴如醉的阅读经历。他们也许学历不高，但大量的阅读开阔了眼界，给一生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亲近人类的优秀文化，特别是那些丰厚的人文资源，可能不会给你带来多少眼前的利益，但却是你一生信心、力量、勇气、灵感永不枯竭的源泉。

21 世纪是一个知识经济的时代，是人才激烈竞争的时代，它对人才的知识、技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当今的国际经济和科技竞争，也越来越围绕人才和知识的竞争展开。谁在知识和科技创新上占优势，谁就

在发展上占据主导地位。人才源自知识,而知识的获得跟广泛的阅读积累是密不可分的。

新起点丛书是一套为学生专门量身订做的丛书,给学生一个新的起点、新的台阶,使学生在纷繁复杂而又丰富多彩的阅读世界里博览群书,开拓视野,丰富知识储备,不断提升自身素质,从而使学生身心得以健康的成长,潜能得以充分地发掘,以渊博的知识去适应和面对未来社会的需要和挑战。这也是我们精心编写本套丛书的目的,但因编者水平有限,疏漏之处在所难免,还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目 录

第一章	诸神的天堂.....	(1)
第一节	佛教的后期历史	(1)
第二节	新神	(7)
第三节	各种信仰	(13)
第四节	宗教奇观	(23)
第五节	圣者与怀疑论者	(29)
第二章	心灵的生活	(36)
第一节	印度科学	(36)
第二节	婆罗门哲学六系	(47)
第三节	印度哲学的结论	(73)
第三章	印度的文学	(78)
第一节	印度的语言	(78)
第二节	教育	(81)
第三节	史诗	(88)
第四节	戏剧	(100)
第五节	散文与诗	(110)



第一章 诸神的天堂

谈到宗教的强力和重要,世上再也没有一个国家比得上印度了。印度人曾经容许外邦政府一再地君临其上,主要是由于他们不太在意什么人来统治剥削他们——无论是本地人或外邦人。要紧的是宗教而非政治,是灵魂而非躯体,是无数的来生而非暂驻的今生。阿育王成了圣者, Akbar 大帝几乎皈依了印度教,甚至最强有力的人也领略了宗教的力量。在那时候史无前例地统一了印度全境的那个人,应该说是个圣者,而非一个政治家。

第一节 佛教的后期历史

阿育王死后 200 年,佛教在印度的演变达到了巅峰。从



阿育王到 Harsha 的佛教成长时期,在很多方面是印度的宗教、教育与艺术的顶点。但当时盛行的佛教并非释迦的佛教,而应该说它是他的叛徒 Subhadda 的佛教。他在听到师尊死去的时候向诸僧说:“列位,够了!无须哀哭,我们正好摆脱了那个大河门。往昔我们厌烦于这样的啰嗦,‘汝宜为此,汝不宜为此。’如今我们可任意而行,我们不喜的,尽可勿为!”

首先,他们随意地分裂成许多派别。佛陀死后 200 年内便有 18 派佛教的教理,分别承继师尊的遗教。南印度与锡兰一时仍奉持始祖较为单纯的教义,即往后名为小乘者,他们尊佛陀为伟大的教师而非神明,其经典则为较古教派的巴利文经本。但盛行于北印度、西藏、蒙古、中国和日本的佛教则为大乘,这是 Kanishka 王的僧众大会曾予以定义和阐扬的。这些具有(政治)热心的神学家们宣言了佛陀的神性,给他身边围绕了天使和圣者,采用了 Patanjali 的瑜伽苦行主义,并且用梵文颁行了一套新圣经。它在形而上学与博洽方面虽不见优长,却宣布并确立了一种比释迦牟尼的严肃悲观的教义更为适合于大众的宗教。

大乘佛教,是使婆罗门的神祇以及修行方法和神话等较为缓和的宗教,适合于 Kanishka 王所统治过的 Kushan Tatars 人和西藏的蒙古人。它的教义设想了上天,其中住着众佛,这里面以赎罪者 Amida Buddha (阿弥陀佛)最为民众喜



爱。这天堂和地狱便是世间善恶的归属,也因此使若干皇帝的民兵去转服其他的差役。在这项新的教义中,最伟大的圣者便是菩萨(Bodhisattvas)或未来的佛,他们本身虽已具有德慧与法力,却自愿不成涅槃(此处为脱离轮回),以便一再地托生于世间来超度众人。^①如地中海区域的基督教,这些圣者广受民众的膜拜,以致在膜拜与艺术等事上几乎把万神的首都挤出了万神殿。佛教也同于中古时代的基督教,通行圣迹的崇奉、圣水的使用、香烛、念珠、法衣、用于祈祷的死文字、僧尼、寺院中的髡发与守贞、忏悔、斋戒、圣者的入定、为死者的净罪与诵经等事,而这一切都似乎先发生于佛教。^②大乘佛教源于原始佛教,正如同天主教源于斯多葛主义与原始基督教。佛陀也像路德那样犯了这种错误,以为戏剧性的宗教仪式可以被训诫和道德取代。而这种具有丰富的神话、奇迹、典礼以及众多居间的圣者的佛教胜利,正可以证明戏剧化的天主教之胜过朴素的早期基督教与现代新教。

当初损及佛陀佛教的多神主义、奇迹及神话的大众偏爱,

^① 在 Puranas 经的一部之中便有一则典型的传奇故事,一个皇帝虽然应该上天堂,却停留在地狱安慰受苦者,并且不愿离去一直到一切堕地狱者都已脱出。

^② Fergusson 说:“在发明使用各种典礼和形式上,佛教徒领先罗马教会 5 个世纪。”Edmunds 曾详细列明佛教与基督教福音故事之间有着惊人的类似。但我们对于这些习俗与信仰的肇始知识太过模糊,以致于无法在先后方面作个肯定结论。



最后也破坏印度的大乘佛教本身。因为就历史家回顾既往的资料,既然佛教承袭于印度教者如此之多(在神话、仪式、神祇等方面),则不久之后,两种宗教间便很少有差别了。而其中具有较深根基、较能吸引大众、经济来源较充裕及政治支持较有力者,便将逐渐吞并另外的一支。很快地,似乎就是民族原动力的迷信便从古老信仰倾灌而入新兴的信仰,甚至连 Shakti 派的阳物崇拜热忱也在佛教仪式中有一席之地。慢慢地,那耐性和坚毅的婆罗门教徒重获了势力和帝宠。年轻的哲学家 Shankara 重建了《吠陀经》作为印度教思想的基础的权威地位以后,佛教徒在印度的思想领导地位也就终止。

最后的一击是外来的,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佛教自找的。阿育王以后,僧侣的特权使得 Magadha 的精华分子都去做了绝欲和非战的僧众。甚至在佛陀当时已有爱国者在抱怨,“瞿昙和尚使父无子,家族灭绝”。佛教和禁欲主义的成长在这个纪元的最初一年枯竭了印度的男子气概,再伴同政治上的分裂,就使印度易于征服。阿拉伯人来到后,决意要散布一种简单坚强的神教,他们嫌恶那些懒惰、贪财、以神迹来招摇佛教僧人。他们粉碎了僧院,杀戮了千万僧众,使得禁欲主义不复为慎重的人们所赞许。留得残生者就归并到原来产生他们的印度教内,古老的正统教派收容了悔罪的异端,于是“婆罗门教以兄弟的拥抱而杀灭了佛教”。婆罗门教一向是宽容



的。在佛教与其他成百教派兴衰的全部历史中,虽无迫害事例,但我们可见到许许多多的争端。正相反的婆罗门教颁定佛陀为神(作为 Vishnu 的一个化身),停止了生物祭祀,并且把佛教众生神圣的理论纳入了正统仪式,借以安抚浪子的回归。宁静而和平地经过了 500 年的逐渐腐败,佛教从印度消失了。^①

另一方面它正在收服几乎整个亚洲的世界。它的思想、文学及艺术南向传播到锡兰和马来半岛,北向至西藏和土耳其斯坦,东向至缅甸、暹罗、柬埔寨、中国、高丽和日本。于是全部这些地域,除去远东,充分地接受了文明,正如同中古时代西欧和俄国的从罗马及拜占庭的僧侣接受了文明。在这些国家中,大多数国家的文化巅峰来自佛教的刺激。锡兰的 Anuradhapura,从阿育王时代到 9 世纪时它的衰败为止,曾经是东方世界的主要城市之一。当地的菩提树 2000 年来一直受人崇敬,在 Kandy 高山上的庙宇则为亚洲 1.5 亿佛教的圣地之一。^② 缅甸的佛教大概是现存最纯粹的佛教,它的僧侣常接近了佛陀的理想境界。在他们的作为之下,缅甸 1300

① 今天在印度本土只有 300 万佛教徒——占全人口的 1%。

② kandy 的庙宇收藏有著名的“佛牙”——长 2 英尺(1 英尺=30.5 厘米),直径 1 英寸。它贮在一个镶珠宝的箱内,不示于人,然按时作定期的庄严游行,吸引了东方各国无数佛教的前往。且其庙内壁书,展示出文雅的佛陀,正于地獄杀戮罪人。多数伟人的生平在使人想起他们死后,会被变形得无可奈何。



万居民已经到达一种比印度高出许多的生活水准。Sven Hedin, Aurel Stein 和 Pelliot 已在土耳其的沙地中掘出数百卷佛陀的手稿, 以及其他的证物——属于一种曾经盛行于当地的文化, 从 Kanishka 时代到 13 世纪为止。17 世纪时开明的战士 Srong-tsan Gampo 在西藏建立了有效能的政府, 并取了尼泊尔, 以拉萨为首都, 使它成为中印之间贸易的中站而致富。他从印度请来佛教僧侣传播佛教与教育于民众之间, 然后自己退隐 4 年以便学习读书写字, 于是开始了西藏的黄金时代。成千的寺院被建造在山间和大高原上, 333 卷的西藏佛书被颁布了, 保存了许多经籍供人研究, 然而它们的印度原文大部分已遗失。在这与世隔绝的所在, 佛教发展成为一套繁复的迷信、禁欲以及教规至上的系统, 只有中古欧洲的早期才能与此比拟。达赖喇嘛(或统括万有之僧)隐匿在俯视拉萨城的庞大的 Potala 寺院里, 西藏的百姓至今仍相信他是菩萨转世。在柬埔寨及印度支那半岛, 佛教伴同印度教, 供给东方艺术史的黄金时代的宗教骨干。佛教和基督教一样, 在发祥地以外获得了最大的胜利, 并且它的获胜没有流过一滴血。



第二节 新 神

在这时替代了佛教的“印度教”并非单一的宗教，也不纯然是宗教。它是杂凑的许多信仰和仪式，奉行它的人只有四种性质是共通的，他们承认阶级制度和婆罗门的领导地位，确认牛为神的特别代表而崇拜他，接受轮回和灵魂转世的法则，并且以新的神替代《吠陀经》里面的神。这些信仰部分先于《吠陀经》的自然崇拜，并且在后者衰微以后仍继续留存。它们的成长，部分源自婆罗门在仪式、神祇及信仰等的一味纵容，而此等仪式、神祇及信仰既不见于经典更颇违《吠陀》精神。这些信仰即使在佛教思想暂居上风时，但还在印度教思想的巨瓠之中不断地煎熬着。

印度教诸神的特色为肢体上的繁复，隐然象征着异常的知识、活动或力量。新的梵天有四面，Kartikeya 六面，湿婆有三目，固陀罗千目。几乎每个神都有四臂。这新的众神以梵夫为首，气概昂扬而属于中性，公认为众神之长，但在实际的崇拜中所受的注意不会超过今日欧洲的一位立宪君主。和梵天及湿婆并列为三——不是三位一体的是护法神，一位仁爱之神，一再地化身为男子来帮助人类。他最大的化身是



Krishna, 降生在监狱, 做了许多英雄恋爱的奇事, 治愈了聋哑, 帮助了麻疯患者, 济助了贫困, 也把人从坟墓中救起。他有位心爱的门徒名 Arjuna, 在他的面前, 他超升了。有人说他是中箭死的, 有人说是钉在树上死的。他降入了地狱, 又升上天堂, 并且将在末日重来以审判生者和死者。

印度教徒认为生命以及宇宙之中有三种主要的过程: 创造、守护、破坏。因此在他看来神有三种形式: 梵天为创造神, 护法神为守护神, 湿婆为破坏神。这就是所谓的三身 (Trimurti), 是一切印度人, 除耆那教徒之外所崇奉的。^① 一般人的信仰分别归于护法神教派与湿婆教派。两种教派和睦相处, 有时在同一庙宇中行拜神仪式。聪明的婆罗门为大多数的民众所跟随, 对于这两个神同样地给予荣耀。虔诚的护法神教徒每天早晨用红色粘土在前额绘上 Vishnu 的三叉志记。虔诚的湿婆教徒用牛屎灰在眉上画出平线, 或佩带 Linga——男性生殖器的象征系在臂上或挂在颈间。

湿婆崇拜是印度教最古老、最深刻和最可怕的构成因素之一。Sir John Marshall 报导在 Moheujo Daro 有着湿婆的

① 据 1921 年的调查, 印度人民信仰各宗教的情形为: 印度教 2.162 亿人; 锡克教 323.9 万人; 耆那教 117.8 万人; 佛教 1157.1 万人 (几乎全部在缅甸与锡兰); 祇教 10.2 万人; 回教 6873.5 万人; 犹太教 2.3 万人; 基督教 475.4 万人 (主要为欧洲人)。

“确证”，部分的形式为三首的湿婆，部分为小石柱。这些他认定为与他们的现代相对物一样，同是崇拜阳物的象征。他总结道：“湿婆教因而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现存宗教。”^①这神的名字是美化的，意为“吉祥”。湿婆本身则主要地视为残忍和破坏的神，为宇宙间破坏力量的人格化，它一一地破坏实有之象——一切细胞、有机物、种类、观念、成品、星辰和一切万物。从来没有一个民族曾如此坦白地面对众相的幻变，自然的无私，或如此明白地认识邪恶的配衬良善，破坏的和创造并行，以及一切孳生的为罪孽，其应有的刑责为死。印度教徒遭受了万千劫苦，看出其中有一种跃动的力量似乎乐于破毁创造神梵天所产生的每一物。这是一个永恒在形成，散灭复又形成的世界，湿婆便在依着它的节奏而舞动。

正如同死后为生的刑罚，生也为死的对敌。同一个象征破坏的神在印度教徒的心目中也代表了那种繁殖的热情和巨潮，种族借此得以繁衍，而胜过了个人的死灭。在印度的若干地区，特别是孟加拉，湿婆这种创生或繁殖的力量(Shakti)是由他的夫人 Kali(或 Parvati, Uma, Durga)所代表的，并且在很多 Shakti 的仪式之一受到崇拜。到前一世纪为止，这种崇拜一直是一种血腥的仪式，常有活人的牺牲。近来这位女神

^① 然而湿婆的名字却像婆罗门神一样不见于《诗篇吠陀》。典籍作者 Patanjali 在大约公元前 150 年时提到湿婆神像与信徒。



则以山羊就满足了。这位神祇为大众所知的绘像是一个黑色的人形、张着大口，伸出舌头、蛇虫绕身，而在死尸上跳舞。她的耳环是人的尸体，项链是骷髅，面孔和胸乳满涂鲜血。她的四只手中的两只携了利剑和人首，其余两手则伸开做祝福和保护状。因为 Kali—Parvati 虽是破坏与死亡的妇人，也是生育女神，她能残忍也能温柔，能杀戮却也能微笑，或者她本是在苏美尔的繁殖女神，传入印度以后才变得如此可怕的。无疑地，她和她的夫君是被弄得尽可能的可怕，以威慑胆小的信徒使其行为正当，或者使其对于僧侣们手头放得松些。^①

这些是印度教的大神，但他们只是印度教众神庙里 3000 万神明之中的 5 位，单是把他们开出名字就要写上 100 卷。其中有些不如说是天使，有些应当称做魔鬼，有些是天体如太阳之属，有些是吉祥神如 Lakshmi，有很多是田野的兽或是天空的鸟。在印度教徒的心目中，动物与人之间并无真正的分隔，动物和人一般地有灵魂，不息的灵魂从人转到兽又循环回来。这一切都被编织在一个无限的轮回和转世的网中。例如变为神明 Ganesha 被认为是湿婆之子，他象征了人的兽性，同时他的形象又借以祛灾。猴子和蛇是可怕的，又是神圣的，眼镜蛇一咬可立即致命，因此特别受到敬仰。每年印度许

① 但湿婆教(Shivaism)的僧侣很少是婆罗门；多数的婆罗门对于 Shakti 教派表示不屑与惋惜。



多地区的百姓举行盛大的宗教盛宴来崇拜蛇,并且在眼镜蛇的洞口用牛奶香蕉供奉。有些庙是供蛇的,如在 Mysore 东部,极多的爬虫在这些建筑中定居,由僧侣喂食照顾。鳄鱼、孔雀、鹦鹉,甚至老鼠,都备受崇拜。

一切动物中对于印度教徒最为神圣的莫过于牛。用各种质料制的各种大小的公牛形象见于庙宇和家庭之中,以及城市的广场上。母牛是印度最得人心的动物,其可在街头任意漫步,它的粪便被用作燃料或一种神圣的油膏;它的尿是一种神圣的酒,可洗净一切内外的污秽。这些动物印度教徒在无论如何的情况之下绝不可以食用,它们的皮毛也绝不可当做衣物——头巾、手套或鞋子。它们死去时,其葬仪之盛有如宗教仪式。可能曾经有过睿智的政府措施明令确定了这种禁制,以保存农畜来应付印度渐增的人口,然而今日他们为数已达全人口的 1/4。印度人认为对牛怀有深爱与想及吃牛肉的深刻厌恶,比对猫狗等家畜一视同仁的相同感情更为合理。对这件事的一种尖刻的看法则是婆罗门相信牛绝不可杀,昆虫绝不可伤害,但寡妇则当被活活烧死。事实的真相是动物崇拜在每个民族的历史上都曾有过,而动物如果必须要加以神化,则善良而宁静的牛似乎也有权得到一份敬意。我们不可以太自以为是而惊骇于印度神明中动物之多。我们也有伊甸园中的蛇魔,《旧约》圣经中的金牛,墓之地窖中的圣鱼,以